

皇朝經世文統編



皇朝經世文統編目錄

理財部一

富國

劉晏理財論

理財

理財三策疏

生財裕餉第一疏

耗羨私議

辦理耗羨疏

請立法清查錢糧疏

條陳安省虧空八事疏

杜州縣交代積弊議

籌國用議

務本論自叙

務本論罄辨篇第一

務本論罄辨篇第二

務本論罄辨篇第三

務本論罄辨篇第四

務本論罄辨篇第五

務本論罄辨篇第六

務本論罄辨篇第七

務本論罄辨篇第八

務本論罄辨篇第九

覆奏部議陝甘捐輸經費再行議覆疏

奏請設局辦理清查疏

籌款裁抵攤捐疏

請動支釐金抵補鐵價片

裁減公費禁止水禮各緣由疏

統籌新疆全局以規久遠疏

奏陳開源節流章程疏

開源節流事宜二十四條

論理財宜清整欸目

上日本政府論財書

光緒會計錄敘

論中國財政

論庫項支絀宜籌善法以裕度支

理財仍歸本于錢漕論

裕國當善其大局論

理財部二

商務

覆陳維持招商局事宜疏

派員查明南洋商務情形擬設領事並善計一切經費疏

洋關征收稅鈔分項總數表

擴充商務十條 上南皮張制軍

論商務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

日本食貨志商務篇

商學

論中國宜開賽會以興商務

初立商部說

論中國宜特設商部以整頓商務

大興商埠說

覆奏講求商務摺

奏覆洋商改造土貨應籌抵制摺

論中國商務

上海商務情形

振興商務條議

中國以官權辦商務說

論中國商務之所以不振

重商論

論中國宜保護商局

再論保護商局

論鼓勵工商之法

理財部三

銀行

中國宜設銀行論

中國開設銀行未議

書公議銀行章程後

請創辦銀行章程

續擬銀行條陳

中國銀行章程

咨商銀行事宜全稿

理財部四

錢幣

金

銀

銅

論錢幣

銅政議上

銅政議下

復當事論嚴務書

與雲南李參政論銅務書

重銅運以杜弊累疏

請開礦鑄錢疏

汧宋歷朝錢文輕重記

滇繫論錢法

禁私銷議

錢法議

開銅源節銅流疏

杜制錢銷毀之弊疏

錢法之更

鈔弊議

籌議銀錢出納陝省礙難改易疏

用銀利弊論

請鑄通鼓鑄疏

請開爐鑄錢疏

幣制論

論銀漲落之由

銀價賤落之由

中外金銀漲落說

論金銀漲落極有關係

論各國行用金幣 附表

通用金鎊說

鑄銀條陳

論金銀漲落

理財部五

蠶桑

蠶桑說

勸商民種桑說三則

倡種桑樹檄

勸種桑樹檄

廣行山蠶檄

附懷遠縣志蠶織說略

請種椽育蠶狀

通飭黔省種椽育蠶檄

勸種椽養蠶示

附養蠶事宜五條

紀山蠶

論地球蠶業

中國蠶務情形記

論上海繅絲廠

中國紡織繅絲情形記

理財部六

茶務

徽屬茶務條陳

論中國茶業之衰應如何設法補救

論中國可興做茶新法

論茶務

論茶市

論茶市

論中國整頓茶務

論整頓茶市

論保全茶業

振興茶業芻言

整頓平水茶芻議

論漢口茶務

理財部七

畜牧

論中國宜講求種植畜牧之法緣起

中國古時畜羊詳

有議在淮徐間興畜牧公司者試究論興建之指詳擬設施之要

畜牧養民說

理財部八

公司

擬粵東商務公司所宜行各事

山西商務總局集股章程

書關北方利源總公司條議後

行商必藉公司說

論商務以公司為最善

論公司之益

論中國公司之難

論華人集股

中國股分極宜整頓說

記俄設太平洋輪船公司

理財部九

國債

論借款

說國債

論中國宜借國債以辦善後

息借商款事宜

論息借商款之失信於民

中國貸俄款說

書戶部息借商款暨中國在倫敦倡銀各報後

論舉行昭信股票

論行昭信股票

書戶部借用商款章程奏疏後

理財部十

釐卡

陳明湖南辦理釐金照舊章疏

厘局縱論

論釐金

論撤釐卡開捐例而後民業可復

請免運米釐稅議

減免抽釐議

論中國釐卡歸洋員經辦必有除弊之法

理財部十一

賦稅

賦役議上

賦役議下

賦役後議

錢糧論上

錢糧論下

論賦役

請定催征之法疏

請均賦役以收民心疏

江北均丁說

丁役議

請丁銀仍歸地糧疏

均田均役議

浮糧變通議

上蕭巡撫請抵糧支穀議

論役法

徭役議

徭役考

敬善且隸減差均徭疏

論差徭書

沿河民困四事疏

均賦說勸官

均賦說勸紳

均賦說勸民

札各州縣論錢漕吏胥

奏酌擬徵收錢糧各條片

議減杭嘉湖三府減漕疏

會奏杭嘉湖三府酌減漕糧分數疏

核減紹屬浮收錢糧疏

核減漕南浮收並禁革陋規疏

請減蘇松太浮糧疏

江蘇減賦記

會奏酌減嘉寶一縣漕米疏

援案籲懇酌減漕米疏

遵查江西徵收丁漕疏

確查江西丁漕積弊並設法整頓疏

晉省瘡痍難復臚陳目前切要事宜疏

滙陳川陝差徭苦累亟宜變通恤農疏

奏減五路差徭情形片

縷陳丁漕利弊戶口耗傷情形疏

省官役以清關弊疏

請除煩苛之權稅疏

清釐關務積弊疏

請罷湖口關復九江關疏

請開酒禁疏

請開鹽禁疏

罷關征議

重酒酌議

酒課考

洋藥土稅

咨行通商各口募用外國人幫辦稅務章程

核減臺煤出口稅片

開平煤出口稅擬請援案減定片

請開兩廣鐵禁疏

論稅務

酌擬崇文門稅務章程疏

查明梧州病商實情並釐剔一切弊端疏

論稅則

論加稅

洋貨加稅先釐議

利權一

利權二

利權三

利權四

論洋貨入內地免釐

增加稅則論

稅攷

仿行印稅摺

印稅條議

權署議內地機器製造貨物征稅章程書後

請緩征值百抽十之稅並請改存儲關棧章程摺

理財部十二

漕運

漕運議

漕運

漕免揭

因災請折漕米疏

釐剔漕弊疏

擬更定漕政章程疏

請改折漕糧疏

漕議

白糧本折議

白糧改折疏

河南漕運說

洛浙二運說

海運改上

海運改下

海運論

海道

江南海道

山東海道

議放洋

議僱船

議腳價

議丁弁

議回帶

議賠訟

古今上海運異宜

籌漕運變通全局疏

再議海運折漕章程疏

駁議盤運章程疏

折南漕議

會議海運交米疏

辦理漕務大概情形片

漕項無從劃撥海運難以議分疏

借黃濟運徒耗經費擬請暫行海運疏

籌抵海運經費疏

官剝船戶苦累仍請照前貼給疏

請復河運芻言 附地洞八辨

海運河運議

理財部十三

倉儲

積貯議

積貯

預備倉貸穀私議

飭廣積貯牒

陳明米貴之由疏

請通行常平倉法疏

議覆積穀疏

常平倉穀章程疏

請復倉穀借糶疏

籌辦積貯情形疏

議社倉與古異同疏

酌定社長章程疏

推廣社倉之意疏

進呈義倉圖說疏

勸設義倉章程疏

擬籌積貯書

酌議整倉務章程疏

道府稟擬廣仁倉各條批

理財部十四

鹽務

行鹽

鹽法論

更鹽法

鹽歸地丁不如收在議

甘鹽請改收稅疏

閩鹽請改收稅疏

請改漢中鹽課歸地下疏

再請漢中鹽課歸地丁疏

鹽法議

鹽法考

歷代鹽政沿革戶部鹽法志

請定鹽法疏

鹽法隅說

駁長蘆鹽價改用銀椿疏

會同兩湖督撫籌議楚省鹺務疏

會同 欽差擬定鹽務章程疏

覆奏課歸場憲之說未敢遽行疏

附奏護私變價按引提課片

整頓鹺務摺

籌辦湖團疏

疏通鹽引疏

與王御史論淮鹽第一書

與王御史論淮鹽第二書

變鹽法議

奏陳楚省鹽法乞酌檢引張疏

請整頓鹽法疏

整理淮北票鹽疏

整頓淮南鹽務疏

條陳長蘆鹽務疏

楚岸鹽引淮川分界行銷疏

滙陳閩省鹺務積弊請改行票運釐課並抽疏

閩省鹽務改行票運釐課並抽章程

整頓場務官帮章程稟

查復下游各縣場產鹽額數并設卡要隘疏

滙陳閩鹽試行票運情形疏

請免現商帶輸銀兩疏

會奏減免兼徵帑息疏

會奏票運一年期滿征收課耗釐率項銀數疏

川鹽飭兩過重請飭部減川配淮疏

遵查部議指詢各節據實覆陳疏

粵省潮橋鹽務廢弛委潮郡守兼辦片

保全溢利議

皇朝經世文統編卷五十六

理財部一 富國

劉晏理財論

郭起元

自古有國家者不畜言利之臣後世有主於流通天下之財以濟國用者其開利害不一或失於損下益上或失於上下各有損或得於上下各有益其等差蓋懸絕矣韋稽漢武之世用兵財乏桑宏羊乃創為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此損下益上者也宋王安石以治財之說誤神宗創制置三司條例司散放青苗錢遣使者數十輩周行天下講求遺利卒之民生困敝宋祚中絕此上下交損者也若夫劉晏之理財有上下交得者唐肅宗朝晏以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斗米直千粟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運其謀畫轉漕輸京歲四十萬由是關中賴以無饑唐開寶間天下戶口千萬至德後殘於兵戶不滿二百萬晏蔡州縣災害不使流離死亡生齒遂日滋嘗曰王者愛人不在賜予當使耕耘織紉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收之又時其緩亟而先後之其法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難甚遠不遇數日即知是以能權萬貨之重輕使天下無甚貴甚賤而物價常平所置諸道使者皆慎選臺閣士為之倚辦督成故能有功嘗言士有爵祿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利重於名檢劾出納一妾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其所任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不敢欺隱每州縣有荒歉則計官所贏儲先令蠲每物以貸其民民未及困而得財其補救為有濟嘗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僂善救災者不使至賑給益給少則不足以活人給多則益虛而國用闕則復重斂於民矣况賑給多僂倖吏緣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刑法莫能禁也又謂災沴之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而災民得其利又移其物於豐處以收其值則國用亦不乏矣又多出救粟恣其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者轉相沿及不待教令以驅之也而其本則在於常平豐則取賤則賤與率諸州常儲米三百萬斛故百事可無憂也按晏之運思精密用法神速有非他人所能及者而其為言也以救災為主惻然有恤民之心豈宏羊剝民之謂哉切情當理而不迂有非介甫之所能窺見者後之言理財者莫不希踪於晏而無敢訾議也有以夫

理財

易學實

宋臣蘇轍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夫植苗欲其碩也害苗者不時而去之苗不可得而

碩矣牧畜欲其蕃也害畜者不時而去之畜不可得而蕃矣天下之財非盡不足百姓非盡不赴公家之急搢紳袴士罹峻法以懲之非盡甘如昔者抗頑以蹈不測良以害財者日多而日工故生財者日勞而日拙以生財者日勞而日拙當此害財者日多而日工吾恐雖欲生之而生之不暇矣亦將欲取之而取之不給矣民生安得不促國用安得不匱哉然則為今日害財之事者果何在耶一在征斂之不時也一在奸胥之中飽也一在雜派之橫流也一在功令之繁瑣也一在貪吏之酷烈也一在本源之不清也何謂徵斂之不時也夫天之生財有時人之逆力有候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乃土膏未釋追呼在門前代之法夏稅必於八月秋糧必於十二月茲顧新蠶未吐新畝未播之時催科何太急切限何太促而剝補何所指耶何以謂奸胥之中飽也有一圖必有一圖之簿承有一戶必有一戶之勾管公賦未入私規先之正供未半旁費過之問何以通者終通抵欺有人也問可以通者非通推移有術也甚則放散雖出於朝廷恩膏盡肥其私橐官如虎而吏如鬼虎可搏而鬼之魍魎可影測即何以謂雜派之橫流也夫京運存留條鞭其在增之不得損之不得然無如軍興旁午使客往來陸需夫復水索船艙雖銀糧畝林動日開銷而不知朝廷雖悉為銷算郡縣仍派於民間至若供帳廚傳與凡衙前官物之類又其科派之小者也是朝廷雖曰禁私派而私派已公行矣大吏雖曰禁雜科而雜科且益甚矣輅車入境旌旄在郊官吏笑而一路哭三空四盡之時其何以堪此乎何以謂功令之繁瑣也夫保甲者古今之良法奈何保甲之令一行鄉亭之悉索盡矣以興水利為愛民而薄尉之谿壑即在陂塘以散官鹽為福利而戶口之苦海深於醒政故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令不如省一事小民乃得享治生之暇日也由是而貪酷之吏在所宜懲蓋近日認貪為幹濟執酷為風采人人自喜在在成風是以奸胥之中飽貪酷之分甘也雜派之橫流貪酷之漁獵也功令之繁瑣貪酷之奇貨也且小臣以繭絲之能否為殿最大臣又以包苴之厚薄為強明黜陟無憑賞罰不當本源之地僭差若是又安望守令之能休息元元樂田里而勤樹畜以成國家之大儲哉嗚呼六害不除而豐財是亟雖有善者如之何哉

理財三策疏 乾隆十年

御史 崇湖生

竊惟治天下之要務惟用人理財兩大事用人者進君子退小人而已理財者使所入足供所出而已我皇上旰食宵衣旁求額俊用人之際 聖心自有權衡惟是理財一道則承平日久供億浩繁損上益下之念無日不厯於宸衷而量入為出之規尚似未善乎至計禮曰財用足故百志成若少有窘乏則蠲徵平賦恤災厚下之大政俱不得施

遲之又久則一切苟且之法隨之以起此非天下之小故也大學之言理財曰生曰食曰為曰用夫生與為事屬乎下者也今天下之人皆知致力上不過董其綱紀而已食與用權操乎上者也非通各直省為計合三十年之通俾寬其有餘不可頃見臺臣請定會計疏內稱每年所入三千六百萬出亦三千六百萬食不可謂寡矣又直隸修水利部臣至請捐道府大員用不可謂舒矣臣觀往古承平之餘每以乏財為患其時之議不過曰汰冗兵省冗員行節儉今行伍無虛藉廩給無枝官官府無妄費是節之無不至也過此則刻覈各晉矣唐宋之稅糧有上供有送使有留州催科有破分即明萬曆以前征追亦止以八九分為準至張居正當國乃以十分考成今直省錢糧俸餉之外存留至少而且地丁有耗羨關稅有盈餘鹽課有溢額是取之亦無不至也過此則為橫征暴斂矣然就今日計之則所入僅供所出就異日計之則所入殆不足供所出以

皇上之仁明國家之休暇而不籌一開源節流之法為萬世無弊之方是為失時以臣等荷明厚恩備官臺省而不能少竭涓埃協贊遠謨是為負國雖其事至重斷非弁昧之見所能周悉然事無有要於此者固不能默而息也以臣之計一曰開邊外之屯田以養閑散一曰給數年之俸餉散遣漢軍一曰改捐監之款項以充公費三者行而後良法美意可得而舉也何也臣聞宋太祖之有天下也舉中國之兵只十六萬至英宗治平年間至百二十萬國力為之耗竭神宗時革其弊於是王安石行保馬之法以汰兵行市易免復之法以生財而國事已去明之宗枝不仕不農仰給宗祿至中葉以後乃共蓬而居分餅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也力不足以給之也今滿州蒙古漢軍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視順治之時蓋一衍為十而生計之艱難視康熙之時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給於官而不己局於五百里之內而不使出則將來上之弊必如北宋之養兵下之弊亦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籌通變者也臣竊以滿州閑散及漢軍八旗皆宜設法安頓查沿邊一帶至奉天等處多水泉肥美之地近日廷臣如顧琿等俱曾請開墾請遣有幹畧之大臣前往分道經理果有可屯之處特發帑金為之建堡墩起屋廬置料牛農具令各旗滿州除正身披甲在京當差外其家之次丁餘丁力能耕種者令前往居住其所耕之田即付為永業分年扣完工本此外更不陞科惟令其農隙操演則數年之後皆成勁卒復可資滿州之生計其逐年發往軍臺之人養贍蒙古徒資糜費莫若令其分地損資効力此後有願往者令其陸續前往此安頓滿州閑散之法也至漢軍八旗已奉有聽其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有力願出者為例所格例許出者多無力之人恐出旗後無以為生以故散遣寥寥今請不論其家之出任與否概許出旗其家現任居官者各給以三年之俸餉其無居官者統給以六年之餉銀其家產許之隨帶任其自便

蓋彼在旗百年勢難徒手而去若許帶家產又有并給三年六年之俸餉將此一項經營亦可敵每年所給之餉則貧富各不失所而五年以後國帑之節無窮即一時不能盡給分作數年以次散遣帑藏亦不至大絀其都統以下章京以上等官各按品級陸續改補綠旗提鎮將弁此安頓漢軍之法也臣又按耗羨歸公者天下之大利其在今日亦天下之大弊也往者康熙年間法制寬略州縣於地丁之外私徵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剔整上司於此分肥京官於此勒索遊客於此染指分肥則與為蒙蔽勒索則與為游揚染指則與交通關稅致貪風未泯帑度多虧自耗羨歸公之後一切弊竇悉泯而清之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徵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其賢且能者則能以地方之財辦地方之事故康熙年間之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歸公之後民間之輸納比於正供而絲毫之出納悉操內部地丁之公費除官吏養廉之外既無餘剩官吏之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之修脯工資事上接下之應酬與馬蔬薪之警費此外無餘剩每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與之役捐已資既苦貧窶請公帑實非容易於是督撫止題調屬員便為整頓地方矣不問其興利除弊也州縣止料理繁牘便為才具兼優矣不問農桑教養也臣不敢泛引請以近事之確鑿有據者言之足民莫大於墾荒而廣東一省荒田至二萬頃無有過而問也足民莫大於水利而西北各省水道從無疏濬陝西鄭白二渠昔人云溉田六萬頃今湮塞不及溉百餘頃湖廣出米接濟東南而湖岸之堤工派官派民究無長策也足民莫大於平糶而貴糶則時價不得平賤糶則採買無所出紛紜議論究無定局也而他可知矣此皆由於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每辦一事上畏戶工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故曰此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惟有為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其捐監一項留充各省之公用除官俸兵餉之類照常動用正項其餘若災傷之有拯恤孤貧之當養贍河渠水利之當興修貧民開墾之當借給工本墾廟祠宇橋梁公廨之當修治採買倉穀之價值不敷皆於此項動給以本地之財供本地之用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之項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隣省之項而協濟之其稽察之權屬之司道其核減之權操之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或疑復採買則穀貴不知常平之行二十年矣最為良法前者採買與收捐並行又值各省俱有荒歉賑貸告罄雜然並舉故穀貴非一常平之買補可致穀貴也且捐監一項或銀粟兼收或豐收本色歉收折色皆可以調劑常平之不逮也或疑此項不歸正供有司必多侵蝕浮冒不知巧贖之夫雖正

供亦能耗靈庫護之士雖暗昧不敢自欺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宴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歸為正項致通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也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三法既行則度支有定他如關稅鹽課之溢額皆可量加裁溢以裕民力經費有資則如好善樂施之類皆可永行停止以清仕路民力裕則教化行仕路清則風俗正教化行而風俗正靈長之業猶泰山而四維之也臣日夜思維以為當今之要務無急於此者伏乞  
皇上深留睿慮並 敕公忠有識之大臣詳議可否以漸施行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生財裕餉第一疏 康熙七年

新輔

臣惟我 國家車書一統薄海內外莫不尊親自庶虞迄今幅頓之廣無如我 朝夫地方既如此之大宜乎財賦日增費朽而粟腐矣乃司農猶鯁馬患兵餉之不足此不可解也查地方一里有田五頃四十畝地方十里為方一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頃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有田五萬四千頃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有田五百四十萬頃依王制所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之凡方千里之地實有田三百六十萬頃或其間有種棉花蔬果菱荷藥餌之類以其非係五穀姑再除去四分之一計地九十萬頃外亦實有田二百七十萬頃什一取民古之常制也每田一畝合夏麥秋禾計之至瘠之土亦可產糧一石以什一之制料之每畝征糧一斗每田一頃應征賦糧十石二百七十萬頃應征賦糧二千七百萬石內以一分征本色歲可征糧二百七十萬石以九分征折色每石牽科折銀四錢而布帛魚鹽之利不與焉直隸十四省之地不下方五六千里然以步弓徑直量之不過方四千餘里今姑止作方三千里科算為方千里者九每歲額賦亦應有糧二千四百三十萬石銀八千七百四十八萬兩此臣準古證今甯從至少科算乃不易之理必得之數而非無稽之臆說也今司農之所必需者大抵兵餉軍需驛站與官役俸工營修祭祀而已蓋兵無餉則無以資飽騰官無俸則無以養廉德役無工食則無以餬口腹效奔走三者不備其弊皆能害齊民傷邦本又軍需為蕩寇之先資驛站通國家之氣脈以及營修城郭宮室與祭祀天地神祇均屬必不可少者然臣約而計之歲有銀二千萬兩足以餉兵而有餘官役俸薪工食即使多加數倍驛站人夫馬匹亦或量為加增并一切軍需營造祭祀等項不過再費銀二千萬兩亦云至矣設使國家每歲所入銀米果有如臣前科之數則每歲即多其所出亦不及所入之半庫藏積帑必且充棟盈庭尚何不敷之足患哉然各省見徵額賦較臣前科之數不及三分之一自無怪司農之仰屋矣

夫天下既有實在之地自當有必產之糧既有必產之糧自當有應輸之稅今量幅隕而計地畝則甚多按全書而稽額賦則甚少其故何耶蓋天下有三大弊而世莫之察也其弊不起於今而來自故明且故明以前久同其弊祇以世遠難稽臣亦不復具論矣何為三大弊一曰水利不修也二曰賦輕而民情也三曰生者寡而食者衆也考之經書孔子贊大禹曰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孟子對滕文公曰民事不可緩也古之聖賢深知民以食為天故凡論治國平天下之道必以足民為首務農事為先資齊用管仲之策而富於山左秦用鄭國之術而強於關中即漢唐而下亦有開渠溉田者俱能利民蓋國惜其不週行之一隅一時天下後世不得盡蒙其利耳今我國家地土之廣古莫與京荒而不治者所在恒有即治安類多平原無膏洩之資不待奇旱大澇雨暘稍不時若即便失收以致國賦日通民生日因此水利不修之弊也堯舜取民必以什一為準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非之蓋過於什一則民力難供不及什一則國用不足也古來天下之利全在西北其江南之蘇松常鎮浙江之杭嘉湖等府在漢唐以前不過一澤國耳自錢鏐據南宋偏安民聚而地闢遂為財賦之藪故明初罕見東南之賦足以供用於是惟知盡東南之利而不復謀及西北是以西北之賦日少而民日窮迨及季世盜賊叢生而不可收拾矣我朝定鼎之後凡故明一切弊政盡皆革除惟生財之道尚未復三代之古雖墾荒闢土之令時下而奉行之有司俱無探源之論是以未有實益今臣奉命督河奔走平原曠野間目擊淮徐颯陽之地蒿萊多而禾黍少是以前於經理河工疏內請將沿河荒地募丁墾種以固河防及方將用其荒地而即有主出認多稱係伊納糧之田臣不解其故細為訪問始知淮徐颯陽一帶之民全不用人力於農工而惟望天地之代為長養其禾麻菽麥亦不樹藝而惟刈草以資生者比比皆然也究厥所由大抵每地一畝其歲所產之草茂者可得十餘觔稀者可得四五百觔刈草千觔者運至城市值銀五六錢內去運費一半實可得銀二錢有奇刈草四百觔者運至城市值銀二錢內去運費一半實可得銀一錢而每畝額稅不過征銀一二分不等在小民有地一畝不費牛種不事耕耘每畝止輸分許之額租而可得草價一二錢有奇不等是以相因成俗而廢棄國家之地土一至於此此賦輕民情之弊也古來經野之制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蓋受地有肥瘠之不同故所食有多寡之各別大抵一夫終歲勤動受地肥者其所獲之粟不過養九人而受地瘠者其所獲之粟亦可養五人也臣訪之蘇松嘉湖之民知壯夫一丁止可種稻田十二三畝其歲收粒米肥地不過三十餘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以每人每日食米一升科之則三十餘石者可食九人而二十石者可食五六人準古證今原無異也至農夫五等膏上中下而合算之每夫

可食七人內除本夫與本夫之母妻女以及本夫之老父幼子約共食其半計可餘一半以食他人古者民之類有四曰士農工商而已士能明先王之道佐人君治天下農能力作畝收粒米以養天下工製必需之器物以適天下之用商則通有無聚貨財以利天下者也又庶人在官如令胥役之屬為政所必不可少者亦得附於四民之末此四民之中力農者居十之七而士工商與庶人之在官者居十之三是以每歲天下之獲除供天下之食用外倘有儲積以備凶年夫天下之治也在於家給人足而其亂也由於凍餒流離若使天下之民果能樂歲有餘而凶年不困孰願為寇攘奸宄以自取死亡耶是故欲天下之治必先使天下多力田之人而後可也乃三代而下四民之外更有僧道之流與夫游民乞白悉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病民而靈國益近世僧道往往多途窮無告鬱鬱不得志之輩與干犯法律無所逃罪之徒竄入其中或談經設法或念咒書符或擊磬敲鐘或遊方托鉢千百成羣以惑此愚夫愚婦求所謂實在焚修恪守其教者百不一二固有損無益矣至於乞白一途言之似屬可憫而其弊不可勝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以其無力自食窮而莫告也後世設養濟院以待孤貧亦猶文王遺意豈知近來乞白大半皆屬壯夫手齋穢毒之物以窘良民而總屬之者更有乞頭其孤貧口糧俱係乞頭領出與靈役分肥不得充實於孤貧之腹且民間凡有吉山慶弔之事必先喚乞頭勞以酒食給以銀錢否則拳白立聚其門撒撥呼號無所不至是以富庶地方之乞頭類皆各擁厚資優游坐食其溫飽氣象反勝於士農工賈之家坐而得食相因成俗遂有拐賣良家子女者影入劫盜橫行者他如說書唱曲打把勢搬戲法賣假藥請仙扶鸞煉丹禱禳偷雞剪絡之徒不可悉數此何為者耶韓愈曰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馬之家六此止指僧道而言也又孰知近世除僧道之外更增此無限游惰之民莫不仰給於各地方之良善乎夫天下之民求其樂歲有餘凶年有備全在力農者之多於士工賈故十人之中科農民七而士工賈三良以農民七人所獲七分之粟除自食其半仍有餘粟三分五釐以售士工賈而士工賈亦須止食其三分尚可餘半分以為儲積也自佛老之說興不得不於農民七人之中驅一人以為僧道加以游惰乞白之民悉皆徒手求食者又去半人而農民七人者僅存五人有奇矣矧僧道之飲食衣服器具資財俱不下於士工賈固已非若農居儉約而其營造之費等於王侯則又百倍於士工賈焉勢不得不又驅農民半人以為其工賈是十人之中農民僅居其五而士工賈與異端游惰之民以及異端之工賈亦居其五向之士工賈三人全賴力農七人之餘粟三分五釐以資食用是以常見有餘今農民七人僅存五人足止餘粟二分五釐餘粟養向有之

士工費三人尚恐不足而况益以異端游惰與為異端工賈者之二人羣起而爭食乎無怪樂歲之不免凍餓而凶年之死亡相枕藉也此生者寡而食者眾之弊也嗟夫此三弊者關於民生國計最切最深安可不亟為早圖耶圖之道惟在修明水利水利修則遍處沃壤然後進什一之制辨土作貢則賦不輕而民不惰更將一切游惰之民嚴行禁絕不許官民施舍盡令改為良民各各給與地土編入版圖使之自食其力而以餘力奉上如是則不出十年民康物阜賦稅繁增永免司農仰屋之嘆矣至於修明水利之法臣前任安徽巡撫時目擊地方荒蕪曾具有敬陳溝田一疏備陳行溝田之益有五一曰水災之小者可不畏也二曰旱災之小者亦不畏也三曰高寶淮城之河患可殺也四曰裕將來國課於無窮也五曰隱占包賠之弊可除也并請廣開事例募民間濬溝田詳悉陳奏後直軍興孔亟至今尚未舉行然在今日而欲求實在生財之道斷宜倣此法隨地制宜而亟行之不但可行於江南即直隸山陝東豫諸省若俱一律舉行則所以益國利民者無窮無盡惟是援納事例見已廣開則欲行溝田必須另措墾本又臣從前止閩鳳屬而未應淮徐止見地方之情勢而不諳河務之機宜止知水患之由於積霖而不知鳳屬兼受黃河之害且更不知河害之不特可除而並可因之為大利也今臣自受任總河以來朝夕奔馳往來相度深知江南鳳徐淮揚四府州屬逼近黃淮實有無窮之利祇因從前未經講求是以不但不能得水之益而反受水之害即臣奉 命大修河道亦止僅僅求其避害而未議所以興利臣知之已確安敢不力請修舉以為我 國家久遠足用之謀乎惟是其間經理事宜頭緒繁多且係微臣創建之論若臣不躬自請行則諸臣必且疑而難舉雖臣自知庸劣現在拮据河工尚且日虞墮越何能任此創舉煩難之務然臣受 恩深重何敢畏難避勞倘蒙 皇上不以臣為不肖准臣將江南徐鳳淮揚四府州并山東兗州一府

荒瘠地畝會同各該撫臣隨時斟酌盡心經營則先用墾本銀五十萬兩照臣前疏溝田之法量加更改召募無家無業之人計口授食督令墾土挑溝引水灌溉并照大修河工之例多用監理分管管官每分管官一員募夫二百四十名墾田一百二十頃其所收之粟俱歸公家更為來歲加墾之資以五年為率轉展經營五年以後竟將所墾之田給與開墾之人為業止量其所產每歲科什一之稅交有司徵收除經始第一年不算外約計六年之後可為 國家增賦米三百萬石儘可就近運赴京倉將江浙等省遠處漕糧盡行改徵折色充餉其每歲漕運經費等銀亦可酌量節省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也至臣之以六年為請者蓋臣年將五十日昏髮白精力就衰犬馬餘生未知盡於何日安敢遠期年歲第此事若行則非六載工夫不能使規模大定臣故不敢不以六年為請也至此係創舉之事必須分外設官破格用人倘